

加緊防特



中南文藝界抗美援朝宣傳委員會編 品 粹 著 武漢通俗圖書出版社

目 錄

加緊防特（歌劇）		（一）
謠言要追根（楚劇）		（二八）

加緊防特（歌劇）

登場人物：

- 趙斌臣（簡稱「趙」）
- 李菊珍（簡稱「李」）
- 羅文宣（簡稱「羅」）
- 陳素琳（簡稱「陳」）
- 「小廣播」（簡稱「小」）
- 「隨着閨」（簡稱「隨」）
- 堂 倌（簡稱「倌」）

第一場

（李菊珍上）

李：（上唱）清晨起，梳洗畢，去到工廠，

我丈夫，這般時候，還未起床！

（向內喊）斌臣，斌臣，快點起來吵！儘睡！我上工去的！

趙：（在幕內）你去你的！吵死人！——我起來了。

李：多喊你兩聲，你還不耐煩，怎麼得了呵！——我要上班了，你快點吵！

（趙斌臣呵欠上）

趙：鬼吵鬼吵，多睡一下，硬是『攔不得』（即『不讓』意）；解放了以後，我偕把你管住了！你真的是翻了身！

李：怎麼這不耐煩吵？是不是昨天沒有遇到酒癮？論年紀，又不是七老八十，硬成了個酒『麻木』（即『酒鬼』意）！

趙：你少跟我『捶些鐵』（即『鬥嘴』意）好不好？你開通，你進步；一時麼，上夜校，二時麼，聽報告。屋裏家務事總是懶動得。我喝酒，喝的我的錢！喝不得！

李：喝得，喝得。攤子上的貨都賣得差不多了。快點去進點貨。慢點把幾個本錢喝光了，又做不成生意！

趙：（無賴地）本錢喝光了還好些，免得天天守那個鬼攤子。橫直你會賺喝！常言道得好，『養漢養漢』，該你把我養着！

李：嘻，剛才你還在說：喝酒喝的是你的錢，划起來喝光了，還是要找我呀！哼，你怎麼這樣沒得志氣啊？

趙：麼吵？我沒得志氣？往日，我哪一點不敵如人？那個時候，我照樣還不是『排長老爺』，哪一個敢推板我？！如今是倒了楣吵！

李：嘻！哎哟，從前當了個土匪排長，還蠻『揚氣』（即『光榮』意）！那值得麼事吵！你忘記了：那一年抓壯丁，把你抓得去了的，是哪一個？你的罪還受少了？如今只怕都忘記了？！

趙：受罪當然記得！罪雖然受過，福也不是沒有享過嘞！

李：隨便你麼樣說，受的罪總多些！

趙：（思索）唉，這個話對是對。國民黨的那一套，本來也不成名堂。不過，共產黨我也不大贊成。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個個人都勞動呢？像我這個勞動不得的人，我就不喜歡他！

李：你做麼事勞動不得？七老八十歲？你懶嚟！不早了，去買點貨回來，做生意要緊。我去上工去的！

趙：你駕請，你駕請。

李：（見趙衣鈕未扣好）看，扣子都沒有扣好！嘻，越過越『苛氣』，越過越『塌撒』（『不整潔』意）！扣好，扣好！

趙：曉得，要讓我扣得來嘞！你駕請吧！

李：快點去進貨喇！

趙：『女將』（即『女子』意）們幾囉嚟啊！

李：好，又是我囉嚟，我不好！哼！我就去上班的，你駕也快點去！（趙懶洋洋

地點頭，擺手示意李出去，李下。）

趙：（嘆氣）嗯！她會賺錢嘅，只有『將就』她一點喇！待我把籃子拿着，到市場上去買貨呵！（取籃子挎在手臂介）

（唱）挎着個、籃子、去把貨辦，

回頭、緊扣、兩扇連環；

出得、門去、我『要緊不慢』（『慢吞吞』意），

買好了、貨物、轉家園！（下）

第二場

（羅文宣鬼鬼祟祟上）

羅：（數板）我名叫、羅文宣；自幼游手又好閑。

專門不把正事幹，參加過『中美特務訓練班』。

我吃了多年的特務飯，撈了不少昧心錢。

『蔣總統』，就是我的大老闆，

杜魯門，他是我的活祖先。

共產黨，真討厭；

平白的，要領導中國人民把身翻！

中國大陸俱已解放，

眼看就要打到台灣！

『蔣總統』，手忙腳亂，

白宮急壞了我的活祖先。

因此發動了侵略戰，

先攻朝鮮後佔台灣。

想不到，中朝人民，那麼勇敢，

打得美軍心膽寒！

無奈何，又把謠言攻勢來開展，

命我們，到處無事假生端！

爲的是，要把人心來擾亂，

我忠心耿耿，要做一套反宣傳，反宣傳！

（白）在下羅文宣，奉了上級的命令，叫我潛伏漢口乘機活動，造謠生事，惑亂人心；讓他們的生產建設，受到破壞。哼，只要我們的工作做得好，我們的『蔣總統』說不定還是會回來的嘍！這且不言。嘿！我做這個工作，從什麼地方下手呢？（思索介）哦，有了！剛才我在市場上逛，看見一個人好像是趙斌臣。這個傢伙，從前跟我同過好幾年事，是個大『麻木』傢伙。把他勾結着，一定會對我的工作大有幫助。唉，剛才我拿不的確是不是他，可惜沒有『冒叫』一聲得！唉，當面把機會錯過了，真是可惜！（埋怨自己，忽抬頭瞥見趙斌臣蹣跚而來）咦，這倒湊巧，這不是他來了嗎？待我在此等他一下。來了再說。

（趙斌臣提一籃子香烟雜貨上）

趙：走哇！（唱）無精打彩往前進，（低頭趑趄前行）

羅：（接唱）我這裏冒呀一聲「趙斌臣」！

（白）那廂來的不是斌臣哥嗎？

趙：（抬頭）啊，是哪一位叫我呀？

羅：（走近趙身邊）斌臣哥，你連我都不認得了嗎？

趙：你是？……

羅：嘻！我是老羅呀！

趙：哦，哦，是羅大哥！哎呀，真想不到，真想不到。

羅：斌臣哥，一晃，有好幾年都沒有見面了吧，還好啫？

趙：唉，好麼事呵？！

羅：（附議地）唉，這種時局噯！

趙：你老兄偕得意嚟？

羅：還馬馬虎虎，能「混」就是的。

趙：（向羅身上打量）你老兄總還是有辦法。你看我，簡直是『耍龍燈的，遇着下雨』，越玩越轉去了！唉！

羅：大小生意總是個老間嚟！

趙：唉，莫提老間；幾個本錢都吃得差不多了！

羅：老兄還是喜歡喝兩盅？

趙：（不好意思地）人生在世嘅，吃點、喝點，死了都值得些！你駕說這個話對不對？

羅：對，對。你老兄還是那樣想得開。來，來，我們老兄老弟多年未見，今天我接你上館，好好地喝兩盅！

趙：那，那，那怎麼好意思呢？

羅：呃，你像這樣說，就把我見外了嚟！親熱而啲！

趙：好，好，恭敬不如從命。

羅：好哇！這才是自己弟兄嚟！走，走！

趙：請，請。（二人同下）

第三場

（拉開，趙斌臣和羅文宣在小酒店裏喝酒）

趙：你老兄剛才的話，真是有道理。這簡直不成時局呀！

羅：唉！你老兄也不要嘆氣。慢慢地來，有辦法的；只要『那邊』一來，老兄的差事，我保險！

趙：唉，曉得哪一天來呀！

羅：再快了的，再快了的。

趙：唉！

羅：（見趙長嘆，在身上掏出一疊票子塞到趙手裏）你先拿去用倒着！

趙：這，這……

羅：自己弟兄，只要顧得來。講麼客氣呢？有爲難之處，只管望着我說，我一定儘量幫忙！交朋友要是不能共患難，那要朋友做麼事？

趙：（感動地）羅大哥，你待我真是太好了！

羅：呃，這是什麼話？我的事，也要找你幫忙啊。這就叫做互助啦！對不對？

趙：對，對。（打酒噎）

羅：還喝四兩？！

趙：夠了，夠了。我要回去了！

羅：好，好。改天再來喝，堂倌，算帳！

（堂倌急上）

倌：來了，來了！還要麼事你駕？

羅：算帳！

倌：噯，噯。三千六，二千八，四千四……噯，一共兩萬二千塊錢，你駕！

羅：（付帳介）這有兩萬五，不找了！

倌：多謝，多謝！（吆喝）三號惠兩萬二，小帳三千哪！（下，旋上）

羅：真便宜，噢？下回吃，借是到這裏！

趙：噯，不貴，不貴。

羅：拜托你的事，你放在心上啊！

趙：一定，一定。

羅：『那邊』有消息，我隨時通知你。我們以後要多聯繫啊！

趙：好的，好的。

羅：差錢用，只管開口。我們是自己弟兄，我頂不喜歡客氣。——走吧！

信：你駕們不再坐一下？慢走慢走啊！

（羅、趙出酒館，信下，閉幕。羅趙在幕外繼續做戲。）

羅：明天，——（示意趙附耳過來，耳語介）早點碰頭，好不好？

趙：好，好。

羅：回去，莫跟嫂子談麼事，這是『機密大事』啊！

趙：那我曉得，我曉得。

羅：（看手錶介）我還要去一個朋友，明天再見。

趙：好，明天見。

羅：好啊！（唱）弟兄們、雙雙、在此分手，

等明天、早上、再碰頭；

辭別老兄，我去看朋友！（下）

趙：（接唱）倒把我趙斌臣想在心頭。

羅大哥他待我情高義厚，

論恩情勝過了自家的骨肉。

這也是，我命中註定，有貴人扶助，

從今後要用錢，也不用發愁。

洋洋得意歸家走，（走圓場）（到自己家，進門）

（李菊珍上）

李：（接唱）見丈夫酒醉醺醺搞的個『麼猴』（即『爲何如此』意）？

（白）喂，斌臣，你又到哪裏去灌了酒的酒？（接貨籃介）

趙：哦，哦，是你呀？你都放了工？（打酒嚕介）

李：唷，酒醉巴天的；站開些，站開些！

趙：好，好，就站開些！

李：吃了飯沒有嘞？——飯都冷了。儘不回！

趙：我肚子餓得很，不想吃，我想去睡一下我想睡。

李：好，好，我扶你去睡！（扶趙下，旋上）

（女工陳素琳上）

陳：趙嫂子，趙嫂子！

李：哪一個呀？（見陳介）哦，你的飯也吃完了？

陳：吃了。你呢？

李：我不是等你一路，我都走了。喂，你今天開會，聽到講了些麼事？

陳：講時事，又講發動愛國主義的生產競賽，又講：防火、防盜、防匪特。叫我們大家要提高警惕性。

李：哦，哦。這些事我們都要注意啊！不早了吧，上班去，上班去！搞生產我們不能落後呵！

陳：唉，今天是我把你挨晏了！

李：還不怎麼晏。走，走！

陳：走啊！（唱）要搞好，生產建設，援朝抗美，
李：（接唱）愛國主義的好精神要儘量發揮！

（李陳同下）

第四場

（『小廣播』與『隨着閨』同上）

小：（唸）每天街上轉，

隨：（接唸）無事閑扯淡，

小：『隨着閨』，你這兩天聽到麼消息沒有啊？

隨：消息，要問你哢！你是『小廣播』電台嘞！怎麼問起我來了啊！

小：我是問你的話！嘿！『小廣播』這個混名好容易稱得起？我這兩天聽到的消